

朱德與女人及其他

司馬天

朱德形象勝過毛酋

早年在大陸上一般人祇知道中共頭頭有一個朱德一個毛澤東，且將他們兩人聯起來，並稱「朱毛」。意思是朱德比毛澤東強，朱在前，毛在後。在國民黨內，也有一句很流行的口頭語，殺豬（指朱德）宰毛（指毛澤東）。在國民黨人士心目中朱德的形像，比毛澤東高強。事實上，中共的「紅軍」確是靠朱德逐漸建立起來的。中共頭目多數都陰狠毒辣，風流成性。與毛澤東正式結婚的女人，共有四個；同樣，朱德在正式的名份上，也曾先後搞上四個女人。至於他們的額外「女秘書」，非正式的「愛人」、「女朋友」則難以勝數。連他們本人也搞不清楚。

朱德，原籍廣東韶關（即曲江），後遷四川省儀隴縣馬鞍場，民國前廿五年（一八八六）十二月十二日（農曆十一月卅日）生於四川儀隴縣玲瓏寨，母親是多產「女作家」，一共生了十三個子女；因為家境貧寒，無法養活，曾於小孩誕生後即行溺斃五個嬰兒，只留下弟妹八人。民國前十八年（一八九三），朱德就讀地主丁家私塾，

兩年後隨寄居的伯父移居大灣，入席屏安私塾就讀。民國前十五年（一九〇六）秋天，考取儀隴

縣科舉，居然中了秀才；嗣入成都高等師範學校體育科，翌年，即在該校教體育。他曾投考雲南講武堂，未被錄取，投入滇軍當士兵，再從下級軍官幹起；因為體型壯碩，身材高大，被上級長官看中，保送入雲南講武堂，追隨蔡鍔將軍學習，遂秘密加入蔡鍔（松坡）所領導的共和組織「同盟會」與農民幫會組織之「哥老會」，被派往四川補兵標任教練，於民國前一年（一九一一）七月畢業任少尉。同年十月，追隨蔡鍔的雲南共和黨人，起義革命，反對清帝，升上尉，參加革命軍遠征入川。

朱德在共產黨內，還算是一個比較渾厚，並不擅長計謀的老共產黨員。他之投入共黨，是糊裡糊塗被捲進紅色染坊的；因為他不工心機，一直被毛澤東所利用、排斥。他並不計較，祇是悶在心裡，由於他過去帶兵打仗，都是身先士卒，與「武裝同志」共甘苦，所以，他在共產黨中的人緣比較好。他與毛澤東一樣，非常的好色，非常喜歡與年輕的女人，搞「一杯水」關係。

崇拜蔡鍔投效滇軍

民國前一年（一九一一）七月，朱德在雲南講武堂畢業，正好國民黨在武昌領導辛亥革命成功，他由上尉升為少校。從一九一一到一九一六年間，他升得很快，最後官至旅長，派駐四川瀘州。在這期間，他的生活豪華腐化，到處搞錢，到處玩女人，而且，還染上了抽大煙（鴉片）的惡習。他在民國元年與蕭竹芬小姐結了婚。蕭是雲南人，長得眉清目秀祇是身體稍嫌瘦弱一點。

關於朱德與蕭竹芬結婚的經過，朱德曾向一位訪問他的外國女作家史沫特萊女士說：

「我是在一九一二年的秋天，與蕭竹芬小姐結婚的，她是師範學校的學生，十八歲，出身於積極參加維新運動和從事革命的知識分子的家庭裡。她是一位誠實可愛和思想進步的姑娘，像一些時代女性一樣，她沒有纏過足，她底哥哥在滇軍中，與我是朋友，才撮合成我們這件婚事。我那時已廿六歲，照平常人說來，正是應該成家立業的時代。我是個很普通的人，自然很希望有一位太太，能為我照管家務。她和我朋友，

我們碰到一起，總有很多話要說，這在當時，又是一種革命性的行動，與最時髦的玩藝。因為，當時一般所謂高貴的淑女，即使在辛亥革命以後，也不能跟她們的丈夫，在婚前談話的。

「自從我與竹芬結婚後，她仍在師範學校讀書，並且，她一直住在學校中的女生宿舍裡；我亦仍住在雲南講武堂的教官宿舍裡。我們祇是在星期天才能見一次面。每星期當中，也祇有在這一兩天，才是我們自由在一起的日子，因為那時，我們都是工作很多的革命份子，既然是革命份子，便無法像一般的青年男女那樣，一結了婚，倆人就日夜窩在一起，膩在一塊。所以，我很欣賞我們這樣的生活。」

辛亥革命成功，蔡鍔所領導的同盟會，已與國父孫中山先生統一聯合，將同盟會併入國民黨，朱德遂正式加入了國民黨，因此朱德早年並非共產黨。

民國四年（一九一五）十二月，朱德晉升上校，任滇軍第十團團長，參加蔡鍔的護國軍，反對袁世凱在北平稱帝。民國五年進入四川，護國軍大捷，那時，革命軍已完全控制了四川，於是，蔡鍔順理成章的，出任四川督軍。

不幸此時，蔡鍔所患的肺疾，已病入膏肓，無法再行領導滇軍，蔡於民國五年（一九一六）九月離開瀘州，前往日本就醫，於同年十一月十八日病逝日本。朱的髮妻蕭竹芬，這時在瀘州一個農夫的家裡，為朱德生了一個男孩取名「保柱」。因產後失調，身體本來就很虛弱的蕭竹芬感染痢疾，和一種奇異的熱病，不久即香消玉殞，

病逝瀘州。

朱德最崇拜蔡鍔和湖南另一革命人物黃興，想不到黃興在那一年也患了肺疾去世。這先後一連三個人的相繼逝世，對朱德精神上的打擊真是太大了。其中，尤以蔡鍔將軍的逝世，對他的衝擊最厲害。

與名女人艷秋同居

蔡鍔不僅是朱德的長官，更是他多年來依賴的政治領袖，也是他的良師，他感到非常哀傷、淒涼！在茫茫的人海中迷失了方向。

朱德因髮妻病逝後，小孩乏人照料，再加精神空虛，乃決定續絃。民國四年十一月由軍隊中一位陳姓朋友作媒，一見鍾情的娶了陳的妹妹陳玉貞，她曾參加過辛亥革命，非常聰敏，也很任性，朱德對人說她並不十分漂亮，也不難看；可是，她却有一種無法形容的媚人的風度。朱德說：「她最吸引人的地方，是她的端莊、沉着和正直，特別是因為她曾參加過雙十辛亥革命，因陳家是一個小康的讀書人家，很早就與革命運動有了聯絡，我們在談話中，發現彼此都讀過很多書，都有很多相同的嗜好，都酷愛音樂，她會彈琴，我會吹蕭、拉胡琴。結婚後，她把家佈置得簡單樸實，井然有條，非常乾淨，我感到非常甜蜜幸福，舒適安樂……」

蔡鍔逝世後，唐繼堯繼任雲南督軍，建立起唐的小王國。朱德在瀘州參加了雲南護國軍幾次重要的會議後，帶領一部份滇軍，從四川回師雲南，於民國十年（一九二一）新年剛過不久，即佔

領了昆明，而趕走了「雲南小皇帝」唐繼堯，隨即留任雲南省警察廳廳長，這時朱德把陳玉貞接往昆明同居。由於朱德爬昇得太快，現實的生活，對他底誘惑，委實太大了！在趾高氣揚之餘，朱德的私生活遂更加腐爛，朱德大權在握，幾乎日夜都過着紙醉金迷、花天酒地、燈紅酒綠的生活，而他的鴉片煙癮也就更大了。民國十一年（一九二二）唐繼堯又率部反攻雲南，很順利的打下昆明，朱德只好棄妻丟官，倉皇而逃。朱的妻子陳玉貞與前妻所生的孩子均被殺害。朱德逃至上海，以手中有錢，便在租界內租了一棟華屋，與滬上名花「艷秋」同居在黃埔灘，雙宿雙飛，過着浪漫腐化的生活。

前往柏林加入共黨

由於朱德跟蔡鍔的一段淵源：朱德通過王炳南的介紹，在上海法租界一棟別墅中，拜會到當時正在上海埋首著述的國父孫中山先生。中山先生鼓勵他戒絕煙毒，前往歐洲留學深造；朱德當時受到孫先生的訓誨頗為感動。發奮戒絕煙毒，並與交際名花艷秋，一刀兩斷，於民國十一年秋天，離滬赴歐，於十月間到達柏林。

朱德在雲南軍事戰敗之餘，當他剛到上海避難，尚未與中山先生見面之前，他在走投無路的情形下，曾一度想加入中共，因此與陳獨秀見了面，陳獨秀以他曾做過軍閥，予以拒絕。但當他到達柏林認識周恩來以後，經過周的介紹，他居然很輕易而又順利的加入了中國共產黨；在柏林，他經過一年苦讀德文以後，竟考取了杜賓根大

學(Tubingen University)，專攻軍事科學。

像許多共產黨徒一樣，朱德雖秘密加入共黨，但他却並未脫離國民黨，仍在柏林組織國民黨支部。同時還秘密辦了一份油印的中文刊物，名為「政黨週刊」，專門以華僑及中國學生為對象，秘密吸收黨員。因為德國是一個絕對反共的國家，對共產黨絕不寬貸，由於朱德過份暴露身份，故曾兩度被捕。德國政府並于民國十五年（一九二六）下令驅逐他出境；朱德於是由德國前往蘇俄。朱德對於軍事方面似有「天才」，也很有興趣，而他對於政治和黨的組織方面却味同嚼蠟，毫無胃口。所以，他在莫斯科的幾個月，頂多也祇是散散心，朝朝「聖」，玩玩而已。這只要從他未學習俄文這一點上，便可以看出來；至于蘇俄第三國際派方面，對他也並未注意。所以，朱德祇是在「東方勞動者大學」裡，聽了幾門關於馬列理論方面的課程，史達林既沒有召見他，他也不想見史達林。

製造南昌工農暴動

民國十五年冬從莫斯科回到上海，見到了共黨創始人瞿秋白、李立三，面聆「教益」，才在上海與毛澤東第一次見了面。朱德在上海不久，就奉了國民黨命令，到漢口與重慶去聯絡一班地方軍要，支持國民黨領導的北伐。民國十六年（一九二七）初，朱奉命前往南昌，適值國民黨將領朱培德正在積極改編滇軍，他以朱德過去與蔡鏞的滇軍有深厚的關係，便委任朱德為南昌警備司令另兼南昌警察局長。這一來正中朱德下懷，

朱欣然受命，暗自竊喜，這是中共在江西地方叛亂的好機會。朱德一上任便趁機在軍隊中，秘密發展中共的組織，且秘密擬訂計劃，預備一舉成功。

他的國民黨上司朱培德，却完全被蒙在鼓裡，絲毫不知。當蔣委員長在上海發動全面清黨時，朱德認為良機不可坐失，乃於十六年七月與中共潛伏在江西的首腦張國燾、葉挺、劉伯承以及一九二六年在柏林分手的周恩來等，在南昌附近郊區的一個小鄉村裡，召開秘密會議。朱德因為對南昌四週地形非常熟悉，便於同年八月一日，在江西發動有名的「南昌暴動」。但並未如他所料，他僅僅煽惑了一千餘名軍隊，無法應付朱培德所統率的國府兩萬餘名部隊的反擊，暴動遭到失敗。朱德的老長官，高齡九十六歲在臺北逝世的楊森將軍生前曾對中外雜誌編者說：「朱德在民國十五年冬天到達四川萬縣在我的軍部工作了一段時間，他喜愛吹牛、玩女人，暗地鼓吹共產思想，行為不檢，最後不辭而別」。民國十六年秋天朱德與周恩來率領殘餘共軍直趨廣州，但仍遭受國府軍隊的追擊。朱德無奈，只好帶領他的部隊，逃亡到湖南邊境，投奔他過去滇軍的袍澤范石生。范石生這時是國民革命軍第十六軍軍長，范對國民革命軍並不忠心，乃把朱德殘部整編為十六軍的一四〇團，大力掩護朱德，朱德化名為「王楷」任第十六軍總參議，另兼第四十七師副師長；這一來，追擊的部隊，便無從發現朱德其人。朱培德培植朱德，朱德竟然暴動殺人，後來有人撰寫一幅名聯：「朱培德培朱德缺德。張學良學張良不良。」這對朱培德和張學良都是很恰當的

評論文字。

朱德潛伏的「一四〇」團，陳毅擔任「政委」，林彪那時還是一名連長，到了民國十七年（一九二八）一月，朱德這一團人已擴充為四千名「紅軍」，於是，他與陳毅、林彪商議後，帶了這四千人「紅軍」，進攻湖北重鎮宜昌，多行不義遭到失敗；遂另組織成「工農革命第一師」，朱德任師長。十七年四月，朱德與毛澤東在龍石市聚齊，開上井崗山。這時，毛澤東祇有殘部幾百人，而朱的殘餘却有三千餘人，合組「工農紅軍」第四軍，朱德自任軍長，後來朱德又在彬縣、宜章、耒陽成立「蘇維埃政府」。並在耒陽縣，與一湖南美人吳玉蘭結婚。

三任妻子又被梟首

民國十七年（一九二八）一月，朱德在湖南耒陽建立「蘇維埃政府」時，他從早到晚都忙得馬不停蹄。朱德最初聽到，後來又見到一位女宣傳員吳玉蘭，吳那時在湖南鄉村裡的農民中間，真是無人不知，無人不曉的浪漫時髦女共幹，也是個不怕死的農民組織者，她能吃苦耐勞，年紀祇有廿五歲，很有天才，在演講時，很有魄力，更有信心。她是個有一雙大腳，體格非常健壯的少女。她把黑髮挽在後面，黑黑的皮膚，面頰上還有些細細的麻子，她雖然並不太美，但却熱情如火，性格外向、愛動。同時她還有一雙烏亮的大眼睛，閃爍着智慧、天才與淫蕩媚人的魔力。吳玉蘭是一個行動果敢，放蕩不羈的女性，當有人把她介紹給朱德認識時，朱德這個老色迷

獲知吳玉蘭出身於知識份子的家庭，她的兩個哥哥都因思想左傾參加了共產組織，吳也參加了中共政治部，做了深入軍中和農民大眾間的宣傳員。朱德與吳玉蘭一見投緣，再見更傾心，很快就未陽結了婚。吳玉蘭像其他婦女一樣，還保持自己的自由，仍在政治部做自己的工作；大部份的時間，都是前往鄉下，到民間去做最基層的宣傳與組訓工作。祇是，她在婚後還不到一年，便被國府的中央軍捉了去，砍頭示眾。據朱德事後向人說：「她自被國府的中央軍抓去後，因為堅不吐實，非常頑強，才把她的腦袋砍下來，綁在旗竿上，掛在她家鄉湖南長沙的大街上示眾。」

四娶少女農家村姑

朱德像毛澤東一樣，一天都不能離開女人，天天都要有女人來陪伴，來調劑他的生活。自從吳玉蘭被殺，朱德在熬過了九至十個月以後，到了民國十八年（一九二九）年底便又勾搭上康克清，旋即同居結婚。

當時，康克清祇是一個不到廿歲的農家姑娘。她體型豐滿，身材健壯，曾在地主家裡做過耕地的長工，後來，朱德的「紅軍」，轉戰到廣東的農村後，她便和農民們在一起生活，一塊「戰鬥」。朱德最初認識康克清時，康還是一個目不識丁的文盲。到了民國廿六年（一九三七）康克清竟已進入延安「抗大」作了學員。與其他學員一樣，她也穿了好幾年軍服，住在抗大的女生宿舍裡，一星期祇有一天，能够自由活動，康克清便利用這一天，去陪伴丈夫——朱德。

在年齡上講，康克清與朱德差了一大截，真是老夫少妻，康克清不到二十歲，朱德已四十三歲，但是朱德的身體非常健壯，因此他們的閨房生活，真是如魚得水，旗鼓相當，男貪女愛，過得非常「協調」。也因此，朱德非常喜歡康克清，並以康克清是他底妻子為榮。朱德認為康克清是一個在軍隊中成長，受教育出來的時代女性，同時也是「紅軍」的標準產物。當美共女作家史沫特萊于一九三七年到延安訪問時，康克清已經成了一名嚴肅、苦幹，且非常富有「紀律」的老「戰士」了。

從她身上獲得滿足

像一般老夫少妻一樣，朱德與康克清都不大提及他們兩人在年齡上的差距問題。直至史沫特萊與朱德談話時，康克清才告訴對方說：「朱那時雖五十一歲，我才廿八歲，但他身體却極為茁壯強健，精力正達高峯，我們顯得十分匹配」。因為，她顯然從朱那裡，已學到了很多知識，且非常聽他「指揮」，而他也從她身上，獲得一種從未有過的享受與滿足，以及一個青春少女身上所特別具有的快感與歡樂。至于她自己，也充份表現出，她是中國「前進」「革命婦女」的高度「獨立性」與放蕩不羈的名女人。

朱德在中共的軍事上與政治威望、人際關係上，以及在世人的心目中都勝過毛澤東，這是毛澤東所不能容忍的。當時在中共的頭目裡，與毛澤東爭衡者，最早的有陳獨秀、瞿秋白；稍次的則有張國燾與李立三；經過幾番殘酷鬥爭的結果

，陳、瞿、張、李都已次第被毛澤東闖垮！當毛澤東在湖南被中央軍追擊得無路可走時。只好帶着他在湖南所統率的「工農子弟兵」一百餘名老弱殘軍，狼狽不堪的從湖南輾轉逃到井崗山上，與朱德會合。當時，朱德在井崗山建立「紅軍根據地」，已有七八個月之久。朱德若趁勢把毛澤東消滅，真是易如反掌，不費吹灰之力。可是，朱却誠心待毛，仍把毛魯當作一個最可靠的「伙伴」。後來，當毛澤東決定要作「二萬五千里長征」。（事實上是為了怕被國府的中央軍所消滅，不得不突圍逃竄；那時，中央軍已將紅軍包圍在江西井崗山一個袋形陣地裡。若不及早設法突破包圍，祇有被中央軍逐一殲滅。）毛的意思是，要逃避到天荒地凍、土地貧瘠的西北去；周恩來，王明，董必武等却希望由江西進入川康邊境，渡過金沙江——向新疆逃亡，準備必要時，遁入蘇俄境內，藉以保存「紅軍」僅有的殘餘勢力。幾經討論的結果，毛澤東完全陷於孤立狀態，中共將領都贊成周恩來穩妥而又安全的主張，但正當毛陷入四面楚歌的時候，朱德却獨排眾議，全力支持毛的主張。

支持毛魯反被冷藏

因為朱德當時是紅軍的主將，他所統率的「紅軍」，又遠較其他「紅軍將領」雄厚，而且他在中共的顯要中，人緣最好，他登高一呼的結果，毛的主張終於通過了。於是，大家便分頭率領殘餘的紅軍，約十萬人左右（中共却號稱有卅萬之眾），各自向外線，分別突圍。那時，中央軍

的勢力很大，故中共的「紅軍」，不難逃到那裡，或退到那裡，均被中央軍到處圍剿。毛澤東於民國廿四年（一九三五）十月，經過多次的追剿，才僥倖的竄到陝北的延安。

等到朱德所統率的「紅軍」，沿途遭受到國府中央軍的圍剿與攻擊，加上連年流竄，疾病傷亡，到達陝北保安（當時是共軍的政治中心，中共尚未進駐延安）時，祇剩下數千人。總計中共從江西瑞金開始，朱德所一手訓練出來的「子弟兵」，幾已傷亡殆盡；從十萬逐次被消滅，最後據毛澤東向中共中央承認：祇剩下一萬六千餘名老弱殘兵。這就是中共所誇耀的「二萬五千里長征」的代價。不過，在這以前，當朱德所部在由江西逃竄到四川的懋功時，還被盤踞在西康的張國燾所部的第四方面軍，於毛兒蓋扣留軟禁了一年多，後經賀龍苦勸，才又恢復朱德的兵權。朱德到達保安時，毛澤東在表面上，以最大的熱忱來歡迎朱德的「長征勝利」。但在骨子裡，他却把朱的所部，交給他自己的湖南老鄉彭德懷去整編。這時毛仍發表朱德為「紅軍總司令」，事實上，朱德已大權旁落，變成了一個光桿的空頭總司令。在這期間，毛澤東已及時掌握了紅軍的兵權。毛澤東深知，槍桿子出政權，如果他不能實際掌握「紅軍」的兵權，將來決無可能成爲中國的史達林？從此以後，朱德跟賀龍以及其他的紅軍將領一樣，只好乖乖地，俯首聽命於「黨」的指導。所謂「黨」的「指導」，也就是毛澤東的「領導」。從民國廿五年（一九三六）冬，以迄民國卅六年（一九四七）春，朱德活動的範圍，均

侷限於西北一帶。從民國廿五年（一九三六）「西安事變」以後，中共進據延安，朱德一直祇得在一塊名叫「爛泥灣」的荒地上，領導「紅軍」墾荒、挖泥、挑糞。這時，他早已被「黨」中央排斥掉了，所有的決策會議，他已不能再起「領導」作用。

視勳章如破銅爛鐵

民國卅八年（一九四九）北平中共偽政權成立，朱德雖然當上了「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」與「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」。在這一段期中，他雖然仍是「中國人民解放軍」的總司令，但一切大權，均掌握在「副總司令」彭德懷手裡。等到一九五四年秋天，當「解放軍總部」撤銷，朱德便連個空頭總司令也沒有了。毛澤東爲了安慰朱德，派他作中共偽政權代表團團長，前往北韓、羅馬尼亞、東德、匈牙利、捷克、波蘭、蘇俄、外蒙等地去訪問。一九五五年九月間，毛又大封朱德、彭德懷、陳毅、林彪、聶榮臻、劉伯承、賀龍、葉劍英、羅榮桓、徐向前等十人爲紅軍「十大元帥」，頒發「二級八一勳章」，「一級獨立自由勳章」，與「二級解放勳章」。那時，中共與俄共尚未分家，爲了向蘇俄老大哥學習，朱德出國訪問時，必須穿上「元帥」禮服，胸前掛滿「勳章」與「勳表」，表示風光榮耀。朱德討厭胸前一些響叮噠的玩意兒，有一次，他忍不住了，終於公開向隨員說：「掛上這麼多的破銅爛鐵，難道就增加了我對『革命建國』的貢獻？」他在表面上，未曾提到毛的名字，對

毛的不滿已溢於言表。

朱德在文革初期，共軍被取消各種軍階時，曾竭力反對。據說：在一次係「中央政治局」的會議席上，他曾大動肝火、拍桌子大罵說：「我認爲國家的制度，理宜建立維護，實不應該妄加推翻或裁撤，形同兒戲」。朱雖反對，大發雷霆却毫無作用。毛澤東對他尚有幾分顧忌，對他的「頑劣」態度雖然不滿，只好隱忍，暫時不敢逼迫太甚。

紅衛兵奉命清算他

到了「文革」最高潮時期，紅衛兵奉老毛密令，朱德竟也變成被「揪鬥」的目標。一九六七年二月間，紅衛兵在北平體育館公開舉行「清算朱德的批判大會」。把朱德罵得體無完膚、一文錢不值。他們說朱德是反黨、反社會主義、反毛澤東思想的三反份子，列舉朱的罪狀，說朱德過去是軍閥，是「混入革命陣營中的封建餘孽」！攻擊朱德曾經「多次支持王明路線」，在「長征途中」，與「托派張國燾」互相勾結，狼狽爲奸。關於朱德在北平政權建立以後，他的「反黨」行爲則有：

①一九五二年，朱德曾參加「高饒（即高崗與饒漱石）反黨聯盟」，主張大家輪流當領袖，不應該一人做偶像，成爲人民民主的大獨裁者，實際上是反「毛主席」。

②一九五六年參加蘇共大會，當朱德聽了清算史達林的報告時，與高采烈，曾經予以熱烈鼓掌。

③ 一九五九年在廬山會議上，為彭德懷（這時，彭德懷已被毛澤東罷黜清算，被關死亡）、黃克誠等「反黨集團」，全力辯護。

④ 反對毛澤東、林彪（林彪是朱德部下的一個連長）在中蘇邊境上備戰的指示，「反對國防」，是漢奸。

⑤ 朱的「愛人」康克清在延安會散佈不利於江青的謠言。

此類材料、罪狀，無論是否屬實，或全係羅掘之罪的謠言，均非紅衛兵所能知曉，顯係江青在幕後策動，提供的資料。

毛澤東認為對朱德的批鬥還不够深入，又在江西南昌舉行另一次「清算朱德的誓師大會」，由江西駐軍與羣衆十多萬人參加，聲勢浩大。在這一次清算大會中，把紀念「南昌暴動」的八月一日訂為「建軍節」的決定，加以反對，認為這完全違背了毛澤東的「革命決定」！毋庸諱言：這是毛要否定朱德在中共建軍工作中的功勞，亦係毛擬改寫「中共黨史」陰謀的一部份。

臨死之前仍被羞辱

朱德在那時，已年逾八十，等於過着半退休的生活，仍逃不了那種羞辱的厄運！朱德對於紅色嘍囉們的吶喊與叫嚷以及威脅，並不恐懼。他曾公開向紅衛兵反擊，朱德說：「當我搞革命的時候，你們還未出世，還不知道在那裡扒糞呢！至於什麼是『黨』的歷史，什麼是『黨』的路線，你們簡直比瞎子摸象，也強不了多少。我不但絲毫不怕你們，甚至連站在你們背後，為你們撐腰

策動的，那些狗頭軍師們，我也絲毫不放在眼裡。有種的，你就叫那些龜兒子（四川話）們，統統滾出來吧！你們看看格老子（四川話）怕不怕？」朱德雖然說的是氣話，事實上，他這時已下定決心，他認為：即使因此送掉這條老命，也在所不惜啦！毛澤東看看無法，只好見風轉舵，密令紅小鬼們，鳴金收兵，到此止步。

經過這次「文華」風波以後，朱德僅僅過了

一年多的休閒生活，便在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下午三時零一分，步周恩來、毛澤東的後塵，在北平死去了，死時年九十歲。朱德像毛澤東、周恩來一樣，雖然結婚四次，玩過許多女人，因為作惡多端，空前絕「後」，子孫都不成才，今年夏天鄧小平會親自批准處死了朱德的孫子，這也許就是赤色共酋，惡貫滿盈，殘民以逞罪有應得的報應！

中外文史叢書 壯遊八十年 現已出版 歡迎購閱

陳廣沅教授著 定價平裝380元 精裝450元

本書為旅美學人前國立東南大學中央大學教授陳廣沅先生精心傑作。要目有：唐山、上海交大生活。留學美國準備一年。二年讀書二年做工之留美生活。回國後大學教學生活。服務津浦路浙贛路滇緬路回憶。赴美爭取鐵路器材。聯總救濟工作。行政院救總工作。回憶民航空運隊。避難香江十年。晚年在美教書奇聞。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。全書陸佰叁拾頁。二十五開本平裝訂價新台幣叁佰捌拾元。精裝本台幣肆佰伍拾元，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。